

杰诺传奇

克利肯夫人的黑色封印

【意】莫妮·韦西尔 著
李婧敬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杰诺传奇

克利肯夫人的黑色封印

【意】莫妮·韦西尔 著
李婧敬 译



YZLI0890120742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献给生活在孟加拉天空下的帕米

GENO E IL SIGILLO NERO DI MADAME CRIKKEN by
Moony Witcher. Illustrations: Simone Massoni; Graphic
project: Simonetta Zuddas; Editing: Maria Chiara Bettazzi.
© 2006 Giunti Editore S.p.A. -Firenze-Milano,
www.giunti.it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克利肯夫人的黑色封印 / (意) 莫妮·韦西尔著; 李婧敬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8

(杰诺传奇)

ISBN 978-7-5007-9380-9

I. 克… II. ①莫…②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46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5969

KELIKEN FUREN DE HEISE FENGYIN

(杰诺传奇)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缪惟 何强伟

责任校对: 赵聪兰

美术编辑: 缪惟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颜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8000 册

ISBN 978-7-5007-9380-9

定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怪声之夜	(1)
第二章 弗雷伯的秘密	(29)
第三章 雷内之谜	(65)
第四章 进入黑色封印	(88)
第五章 城堡里的隐秘间谍	(121)
第六章 冰封符咒	(156)
第七章 救命飞马	(192)
第八章 乌菲塞尔沃教室里的赤狼	(211)
第九章 走为上策	(241)
第十章 血书	(270)
第十一章 皮西奥菲的盛会——加拉佩隆	(304)
第十二章 揭开残缺的照片之谜	(331)

附录:

《意念城堡入门守则》	(369)
城堡教室布局及功能指南	(380)

第一章

怪声之夜

他的心头笼罩着一片阴霾。这阴霾似乎比那个包裹着他的古怪世界更加沉重。这是一块永远也无法填满的空白，因为只有爱才能让他再次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和快乐，然而这感觉已经被无情地夺走了。他渴望父母的温情爱抚，至于那所谓的爱抚是什么滋味，他却丝毫没有印象。

但他却固执地认为他们还活着。

他的本能不会出错。

杰诺，一个 11 岁的腼腆而又自信的少年，他的思想犹如他那一头乌黑的髻卷发般繁复诡异，而他的命运也在某个遥远的角落静静地等待着他去面对——那里藏着他的隐痛：杰诺的父母失踪了，关于这场离奇失踪的种种传闻和怀疑一直在吞噬着他的头脑。日复一日，不解和孤独将他卷入一片思想的荒原，最终让他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旋涡。

可在某些时候，生活又会忽然呈现出另外一抹色彩，只要一阵清风，就足以驱散乌云，看到明澈晴朗的蓝天。但在这之前，他必须直面赤裸的现实。这需要足够的勇

气，一种勇闯那片头脑中的荒原，去了解它、继而改变自己生活的勇气。

关于他父母失踪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直到10月17日的那个夜晚。

凌晨3点整，杰诺正梦见一只长着金色翅膀的大鸟，却忽然被一阵巨大的嘈杂声惊醒了。他打开了床头柜上的蓝色小台灯，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嘟囔着下了床。出于本能，他张开了嘴，想叫醒自己的舅舅——强壮又和蔼的弗雷伯医生——他就睡在隔壁的房间里，可他却没有叫出声来。昏昏欲睡的他盯着发霉的天花板就这么安静地待着。

他所住的这栋乡村小屋相当破旧。有些房梁已明显腐化，墙壁上也有不少因年久失修而留下的痕迹：哪怕天花板掉下来也完全不用大惊小怪！至于厕所就更别提了：二楼厕所里的瓷砖已经损坏大半，而在一楼那间靠近舅舅的卫生诊所的厕所里，下水管道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漏水。

杰诺盯着天花板看了几秒钟之后，猛然意识到声音不是从屋里，而是从屋外传来的。那声音来自街道。

他走到窗户旁，拉开了织着花边的窗帘，朝楼下看去。屋外的景象让他感到颇为诧异。甜迷迭香大街上开过了一辆大卡车、一辆小货车和一辆敞篷轿车。在这样一个时刻的这样一条街道会驶过这么多辆车，这真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实上，很久以来，在下坎帕拿镇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新鲜事了。这个被蜜糖山环抱着的小镇总共只有两千多居

民。只有孩子们能制造出些许欢快的喧闹声——这种情形通常也只会发生在阳光明媚的午后。至于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则从来没有人会在大街上胡闹。

杰诺擦了擦眼睛，仔细观察着那辆大卡车，眼见它停在了67号，也就是最后一栋玫瑰色的小别墅前。另外那辆小货车和敞篷轿车也在对面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了一个女人，她头戴一顶奇特的小礼帽，上面别着羽毛和鲜花。那个女人手里拎着一只柳条筐，迈着小碎步向前走。

街道上只亮着几盏昏暗的路灯，除了刚才那些，杰诺什么也看不清楚。

“那个女人是谁？”他的心头咯噔一下。

事实上，那栋玫瑰色的别墅早就没有人住了，但它却保存得很好：花园被打理得很精致，墙壁好似刚刚粉刷过，门窗上也没有裂缝——似乎岁月并没有在这幢建筑上留下任何印记，也恰恰就是这一点让下坎帕拿镇上的居民对它众说纷纭。杰诺拼命地回忆，却始终想不起任何人曾经居住在那里。但关于那栋别墅，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是一栋闹鬼的房子！镇上的人都说那房子里有鬼。

是传说，还是谣言？谁知道呢！的确，就连弗雷伯舅舅也从不愿意提起那栋别墅。下坎帕拿镇的大部分孩子也都离那个神秘又恐怖的地方远远的。

杰诺的目光一直紧随着那辆大卡车，他的脊梁骨感到一阵寒意。他掩上窗户，关了台灯，回到了床上，心里还在想着那幢被施了妖法的别墅，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他的内心开始躁动，双腿也安静不下来，睡裤的裤腿一直被卷到了膝盖上。烦躁不安的他再次拧开了台灯，又一次盯着天花板上的房梁看了起来。

他开始数房梁上的虫洞，希望快些睡着：“22，23，24，25……唉……我一定得赶紧睡着！明天还有数学测验呢！”小杰诺抱怨着。

杰诺上中学一年级。他上学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舅舅失望，因为他爱自己的舅舅——弗雷伯——杰诺母亲的哥哥。杰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从母亲柯琳娜和父亲皮耶尔神秘失踪之后，舅舅的家便成了杰诺自己的家。当时的杰诺还是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因此对那场悲剧毫无印象。

镇上的人都传言杰诺的父母是被神秘人物绑架了，既不知道被带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再也没有关于那两个出色的药剂师的任何消息。谁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死是活，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他们的任何信件或电话。镇上的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恐慌之后，再也不愿意谈起这件事。它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被遗留在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中。下坎帕拿镇的皮耶尔药店关张大吉，大门还被封了起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踏进那扇门——黑百合巷4/A双号。就连继续以医生为职业、照顾病人积德行善的弗雷伯舅舅也从不愿意和任何人聊起这件事，尤其是和自己的外甥。

那家药店附近仅有的几户人家也都搬走了，因为大家

都想避开那股笼罩在杰诺家周围的晦气。黑百合巷从此成为一个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地方。

几年以来，杰诺只明白一点：大家一直都觉得他的家庭很怪异，甚至有点疯狂和离奇，总之是与众不同，还带点晦气。这种“疯子”的印象也降临到了杰诺的头上，所有人都认为这孩子不正常。

杰诺的身材精瘦，长着一双似乎要吞噬整个世界的大眼睛。他住在甜迷迭香大街，在弗雷伯舅舅的破房子里长大，个性十分倔犟——生活在如此的环境里，形成这样的性格是很自然的。

然而，10月17日这个夜晚，小杰诺是注定无法平静度过的。甚至说从那一刻起，他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迷雾重重的人生路。

街上的喧闹令他烦躁不安：他绝对不想第二天早上晕乎乎地去上学。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同学是不会在数学测验中帮他一点忙的，尤其是米尔塔，那个讨厌的女同桌。

突然，街上传来一阵咣当咣当的噪音，把杰诺吓了一跳。

“真过分！这动静也太大了！”杰诺烦躁地喊了一声。

他又一次从床上起身向窗户走去。因为走得太急，他突然被椅子绊倒，一头栽倒在地。他捂着疼痛的脑袋，朝窗外的街道看去：那辆大卡车的后门居然敞开着。金属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在小别墅的前面却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动，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就连那个神秘的女人也消失不

见了。

突然，他看见从卡车的后面滚出来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盘，周围还镶了一圈银边。这圆盘大约有三米高，非常光亮，看上去就像一枚涂了火漆的硕大的封印。对，就是一枚封印，那种过去用来给特别重要的信件加封的封印！在这个怪物的中间隐约可见两个字母，红色的，但杰诺看不清写的是什么。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谁能做出那么大的封印呢？这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奇怪的东西一直悬在空中，离开地面大概半米左右，就像是一个被浓雾托着的黑色的太阳。

“太不可思议了！”杰诺揉着眼睛惊叹道。

他觉得有点晕，刚才的那一跤毕竟摔得不轻，但他依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甜迷迭香大街上发生的一切。

当这个黑圆盘还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悬空不动时，从卡车的小车窗里飞出了一些小包裹。其中一个砸在地上，盘子和杯子的碎片散落了一地。

当杰诺惊愕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时，又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她用法语说道：

*“Mon dieu de la France!”*①

杰诺吓得跌坐到床上，他闭上眼睛，暗自嘀咕着：“不！这不可能！我快要疯了！”

事实上，杰诺已经经历过不少的怪事，尤其是那些奇

① 法语“天啊！”的意思。

怪的梦，大部分都成为现实。就像那次，他梦见讨厌的米尔塔被挂在学校里一棵大树的树枝上，她怎么都下不来，害怕得大声喊叫，连眼镜都弄掉了。第二天，这事儿居然真的发生了。米尔塔爬到树上，偷窥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开会，后来被学校的勤杂工给救了下来。杰诺看着她哭哭啼啼地请求老师原谅，心里觉得可好玩了。

但10月17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可不是个梦。他是真的看到了那个悬在空中的黑色圆盘！杰诺慢慢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舅舅的房门前。他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了听，舅舅跟平时一样，呼噜声响得跟火车开过一样。就算是炸弹爆炸也吵不醒他！

杰诺的心脏跳得很厉害，他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到窗外，用眼角余光瞟向那幢玫瑰色的别墅。结果他大吃一惊：那个硕大的圆盘居然不见了！就连那辆卡车和小货车也全都不见了！只剩那辆时髦的敞篷轿车还停在老位置。

他看了看附近房子的窗户。一点灯光也没有。没人醒来。怎么可能呢？那么大的动静，难道只有他一个人听得到？

杰诺睁大眼睛，脑袋疼得厉害。他躺回床上，继续开始数着房梁上的虫洞，努力不再去想刚才看到的一切。但是那个说着法语的幽幽的女声又不停地在他脑子里徘徊，令他思绪万千。

“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个外国女人来到下坎帕拿镇呢？这一定是一个神秘的人物。那个巨大的封印怎么会悬

在离地半米的空中？那个女人是巫婆吗，所以她才会住进那间闹鬼的别墅？”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杰诺脑子里嗡嗡作响，让他一直到清晨都没睡着。

杰诺直直地盯着蓝色小灯边上父母的照片，想起了他们失踪的事。此时此刻，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与自己的爸爸妈妈相认，并且待在他们身边啊。但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有关他们的任何事情，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忘了。正当杰诺看着照片上妈妈的笑脸出神时，闹钟响了，已经是早上7点。

杰诺伸着懒腰起了床，穿上拖鞋来到厨房。过了一会儿，弗雷伯舅舅像往常一样嘟嘟囔囔地走了过来。

“我的眼镜不见了！你看到在哪儿了吗？”舅舅一边系着睡衣的腰带一边问道。

“在碗柜上，咖啡壶旁边。”杰诺没有转身，回答道。

“啊，谢谢。如果没有你的话……”弗雷伯戴上了眼镜，然后帮着外甥把牛奶倒进碗里。

杰诺喝了几口，然后问道：“昨天晚上你没听见什么吗？”

“昨晚？没有啊。怎么了？”

弗雷伯抬起眼睛好奇地看着这孩子。

“没什么，舅舅，没什么……”杰诺说。他不想告诉舅舅他昨晚看到了什么，因为他害怕被人笑话。

“别不好意思，说吧！告诉我！”舅舅追问道。

“吱吱嘎嘎的声音。我听到有吱吱嘎嘎的声音。可能家

里的房梁得换了，那里面都是蛀虫。墙壁也需要重新刷一刷。”

杰诺喝完了碗里的牛奶，然后马上去洗漱，剩下弗雷伯一个人想着该怎么办。

“说得对，这房子都快散架了。不过我的存款还不够付整修费。”舅舅耸了耸肩膀，自言自语道。

“是你对人太好了。你总是药到病除，却经常分文不取。”外甥插了一句。

“疾病是件严肃的事儿。”舅舅为自己辩解道，“你该为我感到骄傲才对。你知道现在的人，镇里的人都说你和我有点怪，但我却能帮他们治好很多病！”

杰诺穿上了裤子，套上一件深绿色的T恤，然后披上一件大衣，拿起那个装满了书本的书包，搭在肩上。临出门时，他对舅舅说道：“午餐见，希望房子的天花板不会掉下来。”

杰诺走在大街上。他抬起头向那幢神秘的别墅看去。别墅栅栏前面那辆跑车和说法语的女人都不在。突然，一块石头砸到他肩膀上，一下子把他从沉思中敲醒。他转过身来，说道：

“嘿，米尔塔……你怎么又玩这样的恶作剧。”

“你这没用的家伙！”那个小女孩用手扒拉着眼皮做了个鬼脸，冷冷地说道。

杰诺看着米尔塔从身边走过，摇了摇头，跟着她来到前面不远的校车车站。班里的同学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加利梅德和尼克夏兄弟俩正站在车棚下聊天：一个是瘦得像棍子似的加利梅德，另一个则是奶声奶气的尼克夏，他的刘海儿总是会挡住自己的眼睛。乔娅和玛洛尼雅开心地大笑着。乔娅正向玛洛尼雅展示自己的新发型，她用发卡挽起了一头金发，玛洛尼雅则炫耀起妈妈送给自己的彩色袜子。

“快8点了。今天早上司机睡过头了吧。”米尔塔看着表说道。这块表是她爸爸妈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车不来也好，这样就不用去学校参加数学测验了。”尼克夏笑着说。

杰诺在长凳上坐了下来，跷起了腿，低下头打着哈欠。

“你们快来看啊！这人肯定是个神经病老太婆！”米尔塔突然扯着尖嗓子喊道。

杰诺抬起头来，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见过的那个从敞篷车上下来的法国女人正安然地行走在甜迷迭香大街的人行道上！她戴着一顶与昨晚不同的小帽子：那是一顶紫罗兰色的筒帽，上面还支出一些带蝴蝶结装饰的弹簧。她穿着一件薰衣草色的上装，肩膀上搭着一条漂亮的浅玫瑰色的披肩，手里则很优雅地拎着一只小手包，和帽子一样也是紫罗兰色的。老太太的身后跟着一只长毛大白猫，嘴巴一翘一翘的。

那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很深，这让她显得有些严肃，甚至连她眼镜的样式也很经典：滚圆的镜片、银色的支架还打着卷，骄傲地装点着她帽子下那一头光滑而整齐的银发。

孩子们看着她，不停地做鬼脸。

杰诺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当那个法国女人经过杰诺身边的时候，这个弗雷伯医生的小外甥觉得自己的脑子乱极了。他闭上了眼睛，挠着耳朵，还开始咳嗽。

那只猫突然烦躁起来，猛地跳过来，鼻子里喘着气。那女人责备地看着它，于是那只白色的小东西喵喵呜地一路小跑走开了，又粗又长的尾巴不停地摆动着。

“她是谁呀？”玛洛尼雅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问道。

“不知道，以前从没见过。”乔娅伸了伸胳膊。

杰诺觉得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她是法国人，昨晚刚来到这儿，就住在玫瑰别墅 67 号。”

“昨晚？你怎么知道的？”向来自以为是的米尔塔问道，透过自己难看的眼镜片盯着杰诺的脸。

“我看见的。她当时正从一辆时髦的敞篷车上走下来。”杰诺在大伙儿好奇的目光下说道。

“玫瑰别墅？那儿可是很久都没人住了！那是间鬼屋！”尼克夏拨开眼睛前面的刘海儿，害怕地说道。

“是的，我知道。可也许那里根本就没有鬼，所以那个女人就把它买了下来。”杰诺回答道。

“奇怪的老女人。真奇怪。”加利梅德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说道。

“杰诺，你怎么知道她是法国人？”米尔塔走近他的脸，问道。